

## 「小不點」

林依華／吉隆坡勵志華小班主任

我從師訓學院畢業，便到一個小城市去教書。在那兒，一間華文小學裏，便遇上了班上的「小不點」——蘇小倫。

小倫是個女生，父母爲她取了一個男生的名字，可能是沒生到兒子吧！她長得瘦瘦小小的，剪齊的劉海下是一雙濃眉大眼，可惜的是，眼大卻無神，終日都在打瞌睡。

開學的第二周，教學已上了軌道，我進到四紅班，趁學生們的注意力最集中時，便開始上第一堂課。二十分鐘過後，坐在中間的玉琦向我打眼色，眼珠向左邊轉一轉，我往左邊看去，看到小倫的頭伏在課本上，又睡著了。

我走到小倫身邊，想把她叫醒，我湊過去看看她臉蛋，她睡得好沉，睫毛下卻掛著兩行未乾透的淚水。我想起幾天前她被媽媽打得好厲害，連忙朝她的雙腳一看，只見舊傷痕還在，新的傷痕又出現了。老天，雙手雙腳都是鞭打的傷痕，我太大意了，竟然沒注意到這小可憐一早就委屈的坐在那兒了。

我把小倫叫醒，她睡眼惺忪的揉擦眼睛，我拍拍她的手背，問她：「怎麼啦？小倫，昨晚沒睡好嗎？妳今早有吃早餐嗎？」

「我沒吃早餐，老師。」小倫的聲音細小得幾乎聽不到。

「爲什麼沒吃早餐？」班上的同學都等著小倫回答，她沒回答，卻「哇」的一聲哭了起來。我知道她又挨打了，看來這一次比上一回還要痛呢。我連忙要班長拿出學生畫報分給同學閱讀，然後領著

小倫到輔導室去。

想牽小倫的手，她卻把手從我的掌心裏抽出。我打開她的手掌，她的手指和掌心又紅又腫，另一邊手也是這樣，我沉著氣，忍住淚水，進忙走進輔導室。輔導老師簡老師是個非常有經驗的輔導老師，我和她上一周才檢查小倫的身體，這一次，我們要更徹底地檢查。上一次我只打電話勸告她的媽媽，這一次我們不想再找任何原諒這個媽媽的藉口了。

我替小倫脫下校服和校鞋，看到她瘦弱的身子有許多鞭條的傷痕，在胸前、在背後，在臀部，還有四肢，新舊傷痕一條條的交叉著。我知道簡老師的心也揉成了一團，但她不說話。只見她非常仔細的檢查小女孩傷勢，口裏就不停的問：「痛嗎？痛嗎？很痛吧？」接著，簡老師拿出相機，拍下了整整十五張照片。

簡老師寫報告時，我小心異異地替她穿上衣服，眼淚還是悄悄地流了下來，這孩子的傷很快會復原，可是心靈的傷痛呢！如何來醫治呢？

小倫留在輔導室裏接受簡老師的詢問懷輔導，我回到了四紅班，學生們七口八嘴地問：

「老師，小倫怎麼啦？」

「老師，小倫呢？」

「老師，誰打小倫？」

「老師，我從來沒被媽媽打，為什麼小倫被媽媽打？」

「老師，小倫做錯了什麼事？」

小倫做錯了什麼事？我也很想知道，小倫說過爸爸和媽媽常常

吵架，吵了架，爸爸就氣沖沖地走出家門，媽媽就氣得不煮飯……鐘聲剛好響起，我整理好自己的情緒，便移步到校長室去。

簡老師已經在校長室裏了，校長看到我在門外，連忙招手要我進去。我們三人開始討論小倫的事件，最後校長決定要和我們一起去小倫的家做家庭訪問。

放學後，校長開著車，載著簡老師和我，還有小倫。汽車剛駛入巷口，小倫的身體便開始輕微的抖著，我輕輕地攬著她的肩膀，讓她靠在我的肩膀，並不停地安慰她。

車子停在一間單層排屋前，我們走進屋裏，終於見到了小倫的父母。開始時，他們都否認打孩子，但全身的傷痕都是證據，不由得他們不承認，簡老師拿出相片，攤開在桌面上，那個有點不講理的爸爸和有點神精質的媽媽，總算承認是出手「重了一點」。

校長語重心長的對小倫的父母說：「孩子是你們的親骨肉，你們是她最親的人，也應該是最疼愛的人，如果最疼愛的人都不疼她不愛她，那她就會覺得這個世上再也沒有愛她的人了。」

說到一半，校長的臉更嚴肅了，他接著說：「不要因為大人的事不能解決就打孩子來出氣。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，我的老師再向我投訴小倫被打的話，那別怪我不客氣了，我會交給兒童防虐協會或婦女與兒童福利部來處理了，到時，你們準備坐牢吧！」

小倫的爸媽聽了這番話後，似乎都有了悔意，口口聲聲說不會再打小倫了。我把小倫的手，放在媽媽手裏，讓她們握著，我摸摸她的頭，對她說：「小倫，爸爸媽媽不會再打妳了，妳要乖要聽話，知道嗎？」小倫輕輕的點點頭，露出一些笑容。

隔了幾天，小倫才來上課，她一早就到辦公室來找我。我看看

她的腳再看看她的手，還好，沒有新的傷痕。小倫手裏拿著三個小紙袋，她打開其中一個，裏邊有兩小杯蛋糕，其他兩個小紙袋都有兩個小杯蛋糕。

「是送給林老師吃嗎？」我問她。

「是的，老師。昨天媽媽教我做蛋糕，我向媽媽要了六個，哪！這是送給您吃的，這兩袋是簡老師和校長的。」

「小倫好棒呵！這蛋糕是你和媽媽做的？太了不起了！」她被我贊得眉開眼笑，嘻嘻笑著。

「媽媽有疼妳嗎？沒有打了，是不是？」

「沒有了，老師。我聽到他們在房裏吵架，就趕快洗自己的白鞋，洗完後，聽到他們還再吵，就趕快掃地，媽媽出來看到我掃地，還摸我的這裏呢！」她指著自己的臉頰。

「小倫好棒啊！會掃地會洗校鞋」。

「這是簡老師教我的，老師說媽媽不愛懶惰的孩子，她說多讀書多寫字，幫媽媽做家務，媽媽就會疼我啦！」

「是啊！小倫，簡老師說得很對，你也做得很好。快拿蛋糕給校長和簡老師！」我們結束了談話，她轉身蹦蹦跳跳的跑開了。

可憐的小倫，生在一個父母不和的家庭裏。遭遇到困難時，小小的她沒有能力逃開，就只能躲在房裏，坐在角落裏。她夜間常尿床，媽媽發覺她尿床，就狠狠的鞭打她。只要爸媽能多關心她，多疼愛她，這些狀況都會一一改善的。

好多年過去了，我婚後就調職到吉隆坡。轉眼 15 年，小不點也該長大成人了。簡老師在電話中對我說小倫開始工作，也開始談戀

愛了。我深深的盼望，童年的悲痛記憶，沒有在她的人格發展上留下創傷。

祝福她，小不點。